

# 满城蔷薇锦凝香

杨美菊

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又是蔷薇盛开的四月，又在剑川邂逅了一场蔷薇花的浪漫盛宴。

剑川与鹤庆毗邻，于我而言，多年前就来过无数次。可每一次来，依旧对她恋恋不舍。

享有“西南敦煌”之美誉的石钟山石窟、千狮山数不尽的造型各异的狮子，我都喜爱不已；剑湖之畔的渔舟唱晚，流连于古城的宁静古朴与雅致，令我沉迷；非遗瑰宝木雕、黑陶、白曲，令我叹为观止；也曾与玉津桥那一抹绚丽至极的晚霞不期而遇，山川胜景，令人迷醉……

可在剑川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那随处可见的一树树热烈绽放的蔷薇花。那是剑川人刻在骨子里的爱花情结，是他们对生活的一份深深

的热爱与眷恋。

行走在剑川县城，总能在公园一隅、街头巷尾、单位的围栏上，邂逅满墙满架的蔷薇，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树树，开得热闹非凡。粉黛娇媚、洁白无瑕，如同鲜花瀑布，似一团团各色云霞，扮靓了整座小城。微风袭来，玫红、淡粉、雪白的蔷薇花随风轻轻摇曳，似一位位娇羞的少女在风中翩然起舞，空气里满是醉人的香气。“蔷薇花满架，不语也倾城。”红绿相间，色彩明艳。走过的人，都会驻足观望，嗅一嗅花香，听一听鸟鸣，忍不住拿出手机将眼前的这份美好，永远定格在记忆里。

这千朵万朵的蔷薇花，让生活的情趣，似乎随着花香蔓延到每个角落，让日子也沾满了诗意与柔情。蔷薇树荫下，休闲聊天的老人、快活玩耍的孩童、拍照记录美好的爱花一族，他们的笑容

都如蔷薇花一般灿烂甜美！

出了县城，我们驾车行驶在前往甸南镇的公路上，又一次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：公路两旁，一座座农家小院的门头上，也是一蓬蓬开得热烈奔放的蔷薇花。

几乎每户农家小院的大门旁边，都会种一株蔷薇。有些蔷薇已种植多年，枝干长得特别粗壮，枝叶茂盛葱绿，有的沿着大门一直往墙上攀爬，直至爬到了房顶，一条条壮观的蔷薇花瀑布，从房顶倾泻而下；有的沿着围墙一路向前蜿蜒，小院的整个围墙被蔷薇花海淹没了。

吃饭时，我们特意选了一家种了蔷薇花的农家小饭店，坐在蔷薇花架下享用午餐，惬意至极。风里满是蔷薇花甜香的味道。怒放的蔷薇花簇拥着爬满花架、伸出围墙、爬上房顶，相拥而生，

繁花似锦，如梦如幻。置身其中，竟有种“花是蔷薇花，人是蔷薇人”的错觉。

那一刻，多么希望能拥有一个被蔷薇花覆盖的小院，携一抹淡然从容，静守一墙绚烂花开。一方小院，一架蔷薇，一壶清茶，一本闲书，再平淡无奇的烦琐日子，再艰苦困顿的岁月，有了蔷薇花的相伴，定会变得诗意盎然，芳香馥郁……

在剑川，似乎人人都有一种爱花的情结，而且特别钟情于蔷薇花。房子可以不大，也不必太奢华，然而门前必定种一棵蔷薇，院内必定种些花花草草。春天一来，一架蔷薇，一树繁花，满院花香，多彩的故事便爬满小屋，浓郁的芳香便醉了流年。

如今，也是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，又一次来到剑川，邂逅了一场与蔷薇花的浪漫之约。大街小巷内，一丛丛蔷薇

花开满枝头，成为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；农家小院的门头，蔷薇花团锦簇，嫣然绽放；西湖公园四周，尽是开满蔷薇花的篱笆墙……时隔多年，故地重游，一切依旧，真好！

蔷薇绕篱绽放，每一朵盛开，都是对春日的深情告白，花红叶绿，交织成春日的最美诗行；每一缕花香，都是生命里一抹极致的温柔。

暮春的时光，被温柔的蔷薇香气，层层叠叠包裹着。花香氤氲，漫过街巷，漫过心房，惊艳了整个春天，也温暖了平凡的日常，治愈了内心所有的不快乐。

原来，温柔是繁花满枝的浪漫，是俗世烟火里的一缕诗意，亦是岁月沉淀的安然，更是历经沧桑后，依旧对生活热爱如初的赤子之心。余生，愿能被这份蔷薇花的温柔包裹，优雅前行。

## 风的形状

(外一首)

李如珍

每片核桃叶背面  
藏着光明初复的风

枝丫轻颤  
蝉欲开口  
就被风囚禁  
杜鹃鸟得到偏爱  
啼叫声  
翻越点苍山

连写 是风的表达方式  
樱桃红 李子黄  
豆角青  
更多时 用花青点染  
漫山的绿  
在纸上 让它们滴出水来

我把这些作品  
装订成册  
每翻一次  
风就抚摸着我的脸

## 初夏

吹向麦田的风  
越来越暖  
娘在田里劳作  
腰弯成镰刀

布谷鸟  
把夏天揉进歌声里  
核桃树上 那些绿叶  
挂住了  
太阳长长的影子

## 再上点苍山

汤云明

在洗马潭的山巅抚摸天空  
看那片耳状的蓝绸如此亲切  
苍茫无边的高山 峡谷  
宽阔 清澈 温柔的大海  
影响过一方水土的性格  
苍洱之间的距离很短 也很漫长  
沉淀着一座古城的繁华与文明

当苍山成为一种地域标志  
当洱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 
要上十九峰走不同的路  
下十八溪看不同的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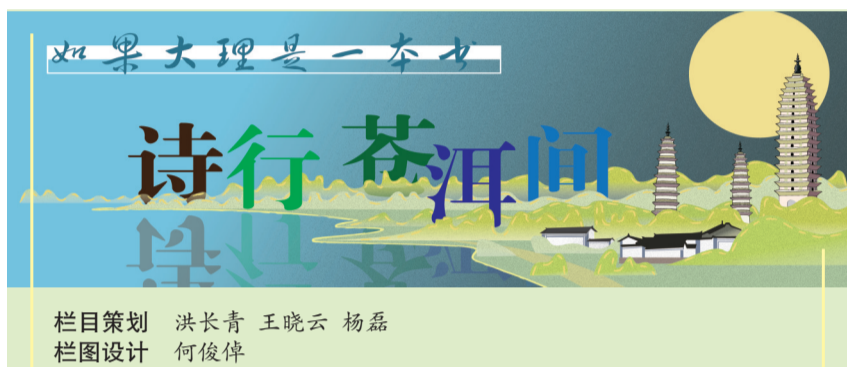
上关龙女花神秘得只看得见有缘人  
下关美登桥吹了一次让我难忘的风  
洱海月的温情与苍凉 滋满乡愁  
苍山雪啊 不一样的雪  
如我心头 千年不化的雪

## 不负春风

李庆芳

春雷一响  
大地便醒了  
再微小的生命  
也在悄悄蓄力  
在这属于生机的人间  
找到属于自己颜色

春风浩荡  
蛇紫嫣红  
连墙角的野花  
都在闪烁着光芒  
开过即是来过  
尽管短暂  
却璀璨夺目  
不负春风  
尽情任性



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 
栏图设计 何俊伟

## 游东洱河

杨奇鲲

风里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岚影洗还青。  
江鸥聚处窗前见，林猿啼时枕上听。

诗中的东洱河，即为今天的大理洱海东部。

或许是因入选《全唐诗》，千百年来每当提及大理洱海的风光时，“风里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岚影洗还青”总是被多次引用，几近成为大理风光的“标准解读”。

仅是这两句中，将风塑浪形、雨润山色的大理山海组合的景色描摹得十分传神。“吹又白”赋予洱海浪花的洁白，是动态的，风过即生，随意翻卷舒展，洱海的柔波仿佛涌到了眼前；“洗还青”描摹山间岚影的青色，也是动态的，细雨如丝如缕，将苍山岚影隐隐浮动的绿、青、黛洗得层次分明，浓淡相宜。“青出于蓝”正是苍山洱海山色水色时时变幻的色彩谜题，何时为青，何时为蓝，全凭阳光、云彩、风速、雨雾来确定，每每在你抬眼一望之时，总是高度适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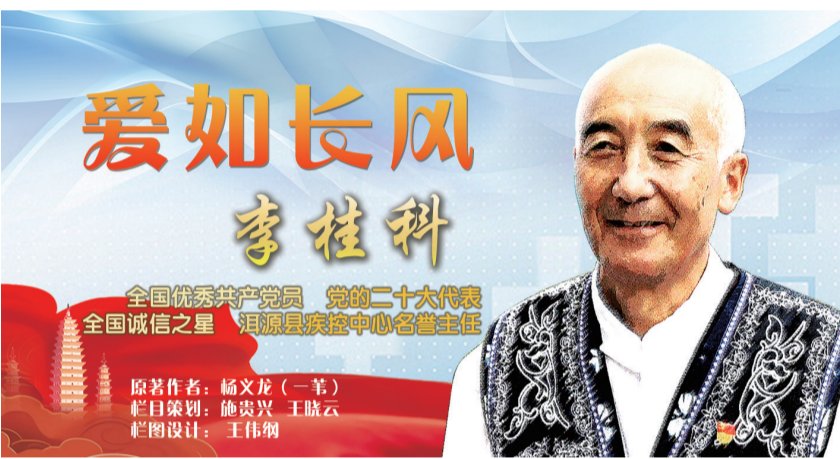
只此青白两色，高度概括出大理美景的水墨丹青意韵，以及淡雅丰润的美学风骨，一直到今天，仍是大理天然的主色调。大理的蓝天白云、洱海的春水碧波、白族民居的青瓦白墙、大理扎染青白互渗的古朴纹饰，无一不是如此清丽的色彩格调。

接下来仿佛镜头一转，将“江鸥”拉至眼前，窗可见，“猿啼”如在近旁，枕上可听，置身山林又纵山水的悠游情态，跃然纸上。这视觉与听觉的丰富与曼妙，与当下的大理也差不离：每天清晨在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中醒来，移步西洱河畔便见红嘴鸥与各色水鸟自由游弋……当年诗中所述，时至今日依然可寻可见，可观可赏，洱海保护统领下的生态优美，海浪拍岸，山色翠微，鸥鹭翔集，鸟鸣猿啼的生态美景犹胜往昔。

据《大理历代诗词选》诗注所言，此诗在《滇南诗略》中所载为七律，标题作《途中诗》，首缺两句，七八句为“此际自然无限趣，王程不敢暂留停”。可以想见，诗人是在公务途中，被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景色所感动，彼时，诗人身长玉立，风神潇洒，出口即为珠玉锦绣，让他眼中的“自然无限趣”留存至今。诗中苍洱美景的安然、清澈、自在，如今依然是大理最动人的常态。

如此，百年千年的时光之后，当你在兴盛大桥上快步走过，仍有“风里浪花吹又白”奔来眼底，而你在洱海生态廊道上骑行，远山如黛，近旁海面上水鸟与浪花嬉戏的刹那，翅膀拍打的或许还是唐朝的风？

诗心永远不老，景色依旧鲜活。每一次轻吟此诗，都深感在大理与自然为邻，与诗意相伴，最是闲适通透的苍洱清欢。（王晓云）



## 清晨

李桂科带我到村里转悠。黑

黑江边的核桃林里，枝头果实累累。他随意推开两道银灰色的铁门，带我走进养殖区。牛圈、猪圈、羊圈，掩映在葱郁的林木间。走到猪圈门前的石阶上，十多头体形如小牛般壮硕的“长白猪”嗷嗷叫着簇拥到圈门前。大嘴咧开，露出森森白牙，饥渴难耐的样子。羊圈里有群黑山羊，挨挨挤挤数十只，都往前拱，互不相让。看到人来，便以为是投食，向我们“咩咩”叫着。

相对而言，几头“西门塔尔”牛显得温顺，轻描淡写地看了我们几眼，便不再理睬。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，并不是纯种肉用牛，而是乳肉兼用品种。这种牛产乳量高，也能长肉，比普通肉牛品质差，役用性能也不错，因而是乳、肉、役兼用的大型品种。近年大理农村普遍喂养西门塔尔牛。李桂科在山石屏推广这种外来品种，而不是本土的黄牛，为的是让村民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。买牛的钱还是李桂科向爱心组织“化缘”得来。

李桂科向另外空着的区域指了指说，这里曾经养过蓝孔雀。我曾在图片上看过山石屏养的孔雀，有五十只。

我问：“李医生，以前山石屏养孔雀，现在为啥不养？”

李桂科说：“蓝孔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原来村里养孔雀是为了发展经济，由于新冠疫情，那些孔雀已被林业局收购。”

“经济康复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既然此路不通，就另辟蹊径，李桂科的态度很务实。

记得某天夜里，李桂科医生带着我，信步走在村外的小径上，看到有个院子里还亮着灯，我们便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只见几个山石屏村民架起柴火灶油煎马蜂蛹。李医生问从哪里弄来的，他们说是对面山的大树上摘来的马蜂窝。大铁锅里的蜂蛹白嫩嫩的，在油锅里翻滚。煎得白中泛黄，便盛出铁盆里，几个人围在桌前喝酒吃蜂蛹，喊我们也坐下。他们倒出两杯酒，李医生说不喝。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喝，其中有个年长的麻风康复者（后来我知道他叫杨文光），我便有些犯怵。李医生毫不介意，提起筷子拈起便往嘴里塞。我也试着夹了几条蜂蛹尝尝，果然很香。看着我缩手缩脚的样子，几个村民只是笑笑，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外来人的隔膜感。坐了片刻，李医生起身跟他们道别，我也赶紧跟了出去，如获大赦。

这是我首次到山石屏的体验，其实

雀，现在为啥不养？”

李桂科说：“蓝孔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原来村里养孔雀是为了发展经济，由于新冠疫情，那些孔雀已被林业局收购。”

“经济康复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既然此路不通，就另辟蹊径，李桂科的态度很务实。

记得某天夜里，李桂科医生带着我，信步走在村外的小径上，看到有个院子里还亮着灯，我们便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只见几个山石屏村民架起柴火灶油煎马蜂蛹。李医生问从哪里弄来的，他们说是对面山的大树上摘来的马蜂窝。大铁锅里的蜂蛹白嫩嫩的，在油锅里翻滚。煎得白中泛黄，便盛出铁盆里，几个人围在桌前喝酒吃蜂蛹，喊我们也坐下。他们倒出两杯酒，李医生说不喝。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喝，其中有个年长的麻风康复者（后来我知道他叫杨文光），我便有些犯怵。李医生毫不介意，提起筷子拈起便往嘴里塞。我也试着夹了几条蜂蛹尝尝，果然很香。看着我缩手缩脚的样子，几个村民只是笑笑，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外来人的隔膜感。坐了片刻，李医生起身跟他们道别，我也赶紧跟了出去，如获大赦。

这是我首次到山石屏的体验，其实

连载 75

## 核桃花开

杨进军

清明假期第一天，一家人驱车回到洱海东岸的老家。午间闲谈中，听家人说山上的核桃林满树繁花，正是采摘的好时机，便带了几个手提袋，径直朝村东头半山腰上的核桃林而去。

山间的核桃林疏落有致，数十棵老树静立在缓坡上，春风拂过，枝头新叶轻轻舒展。时值暮春，桃李争艳的盛景渐渐淡了，山野间反倒多了几分沉静的温柔。而此时，沉寂了一冬的核桃树，才慢慢悠悠地醒过来，不声不响地，捧出满树素雅的核桃花。

核桃花从不是春日里的宠儿，甚至算不上世人眼中正经八百的“花”。它只是一串串细长纤柔的绿穗，裹着细密绵软的绒毛，简简单单，朴实无华。刚绽放时，花穗带着浅淡的嫩黄，渐渐舒展成饱满的青绿，一串串从虬曲苍劲的枝头悬垂而下，风一吹，便轻轻摇曳，不张扬，不喧嚣，安安静静立在春日的光影里，守着一份独有的淡然。

记得早些年，老家的院子一角就长

着一棵老核桃树，树干粗壮，枝丫向四周舒展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守着小院的岁岁年年。每到清明前后，几场春雨过后，暖意渐浓，核桃树就抽出嫩绿的新芽，新芽慢慢舒展成翠绿的叶片。紧接着，核桃花就冒了出来。起初只是小小的花苞，紧紧裹着，不过几日，便尽数绽放，满树都是垂挂的绿穗。

那时，母亲总爱提着竹篮，在树下捡拾随风飘落的花穗，或是轻轻摘下枝头欲落未落的。母亲总说这核桃花是春日里难得的美味。母亲把捡起的核桃花，先用沸水焯透，捞出后浸入清水中，接连泡上两三天，每日更换清水，慢慢褪去淡淡的苦涩，便成了清爽可口的野菜。简单凉拌，淋上一勺香油、几滴醋汁，入口清鲜解腻，满是春日的清甜。若是与自家腌制的腊肉同炒，鲜香交融，一口下肚，满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乡野烟火气。

不多时，手里的袋子都已装满，沉甸甸的满是春天的馈赠。我快步回家，盼着早早尝上一口带着山野清甜的核桃花。



夏荷

熊子军 摄